

文源



文源

敘曰昔倉頡觀鶴迹鳥跡之文作書契以代結繩畫卦歷世寢遠孳益彌繁然後文字臻於極備班固稱古制書必同文自書契以來世運遞有升降而世異文同後人得以識古是以文武之政人存則舉文武之道賢不賢者識其小大莫不有焉五帝三王中間雖更襄亂治化常進而益隆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豈不以徵文而禮有可見後之王者遂能損益而因革之也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六書者造字之本所以維文字使萬世可識周宣王世史籀篇與古文或異而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及戰國諸侯去王室之典籍秦燔經書古文由此遂絕漢世尉律試學童僅以秦

書八體及尉律不課小學不修則纏亂常行嚮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者競起矣許君特重懼學絕道喪作說文解字以述六書蓋古世於書不知則闕問諸故老今則壹以許氏為歸秦漢以來文字遂以不墜雖古文中絕賴秦書存其近似而世猶知有周孔之書也故論者或推崇許氏謂功不在禹下豈不信歟顧許氏敘篆文合古籀而所取古文由璧中書及郡國所得鼎彝時未有繫書之業拓墨之術僻經彝器傳習益寡即許君觀記亦不能無失其真故於古籀造字之原多闕不論但就秦篆立說而遂多不可通既譏俗儒鄙夫以秦之隸書為倉頡時者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而自為書亦適以周官之六書說省改之小篆庸渠愈乎

余好古。幸其生之晚。值茲寶器咸覲文學繼絕之時。爰就拓本所傳。  
去偽存真。參互校讎。自宋以來。考釋多謬。抉其理證。不敢雷同。觀  
爻象之變。掇采遺文。以定文字之本形。審六書。窺制作之源。以定  
文字之本義。然後古文可復。先聖述作之意。曉然可知。文化之盛。  
庶以不浪也。余既致力於是。其辨正彝器釋文。及訓釋諸經。以積  
橐繁多。不易寫定。乃作文源以發其凡。金刻不備之文。仍取足於  
小篆。馬頭屈中之謂固亦不免也。庶有君子。理董斯業。非復有  
取於後得之鼎彝曷由哉。民國九年九月閩縣林義光

文源目錄

六書通義

古音略說

凡例

卷一 全體象形

卷二 連延象形

卷三 分理象形

卷四 表象象形

卷五 表象象形

卷六 穀列象形

卷七 表象指事

卷八 穀列指事

卷九 形變指事

卷十 會意

卷十一 轉注兼形聲

卷十二 二重形聲

附  
通檢引用彝器異名箋

六書通義

古以制字為帝王之事。神仙之術。故崔瑗曾植蔡邕索靖皆稱  
為吉之王者。而淮南本經至謂倉頡作書天雨粟而鬼夜哭。漢人稱  
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王嬰古今通議曰。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音林五是謂文字皆倉頡作。非  
後人所得增損矣。夫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倉頡知以書契更結繩。  
而宇宙事物。必非倉頡書契所得。賅有不備者。隨事遞增。新字  
之作。至今猶未絕也。蓋文字者。以濟語言之窮。故作新字。必使其意  
不待說而明。由是六書生焉。六書者。使字義傳於字形。不待口舌辭  
說。而行於異地異世者也。

一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今條分其類。如曰日  
曰月。乃人馬。不馬。畫成全物者。謂之全體象形。鷩鬚眉酉酒。血  
兼象旁物者。謂之連延象形。曰曰周周。曲曲。伸詰詘成象者。  
謂之分理象形。天天。天天。山山。憂患。不慶。方方。火火。北。卑。卑。半。半。以  
全體象形。惟標物象者。謂之表象象形。山山。並見。旱。氣。東。旦  
旦。莫。明。廡。屬。以諸形。衆。兩。布。列。成。一。物。象。者。謂。之。散。列。象。形。  
二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上二下。寸。尺。引。  
引。高。高。印。取。山。由。象。形。別。加。表。識。者。謂。之。表。象。指。事。一一。二。三。品。品。  
品。品。圖。圍。圓。官。學。或。圓。積。文。字。以。見。意。者。謂。之。散。列。指。事。山。之。  
古。古。卜。个。个。卜。片。取。反。文。或。半。體。為。形。者。謂。之。形。變。指。事。表。象。指。事。

之異於表象象形者。象形若見之从目。吳之从口。从之从一。重之从人。皆形體中所自有。指事若力之从、卽之从一。則由虛設而成。般列指事之異於般列象形者。象形之般列。積數形而仍成一形。指事之般列。徒取見意於形體。固無當也。

三曰會意。會意者比事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取其詞義連屬。非復對構其形。故二人相隨為从。豕在口圍中為國。乃象形非會意也。口木為束。义目為臤。雖亦連文。因其隨體象形。要非會意。又會意者詞義比合。無假增字繫聯。故匚在山下為官。口地而以戈守之為國。可謂之指事。不可謂之會意也。

四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言相成。江河是也。以事為名。謂以事

物著於文字江河之聲唇舌可。是取同類以成之也。形聲之字常與他事相兼。江河从水。此以轉注兼形聲。今聲之禽止聲之齒。此以象形兼形聲。白聲之碧。庄聲之虧。此以會意兼形聲。凡造字以轉注兼形聲為最簡易。後出之字多屬之。說文九千。獨此類字什居八九。學者但目為形聲。而轉注之謬解。遂不可究詰矣。形聲之不能無所兼者。以取聲他文。不復成為新字故也。然駢列二聲。則不害其為新字。故有二重形聲。自許氏以來。不違斯情。而穀異語。閔靜。故。眞。等字之說解。皆扞格鮮通矣。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意有同類。建一以為首。後出之字受形焉。謂之轉注。猶考老同意。而考受形於老也。轉注不

能無所兼而兼形聲者獨多考以老省江河从水之類是也蜀从虫肩背  
从肉此以轉注兼象形舊从目筋从竹此以轉注兼會意戴氏震以  
說文考老也考老也故謂互訓為轉注夫六書皆造字之本若數  
字同訓此訓詁之事非字例之條也且互訓除考老而外雖同意相  
受而無建類一首其說實不可通許氏瀚江氏聲以說文凡某之  
屬皆从某謂之轉注雖近是而亦未審許書據形系聯故其分  
部有類轉注之建首然才久甲亥諸部惟列一文則無由為轉注  
而少部之屯牛部之牽為象形上部之下正部之乏為指事八部  
之必言部之信為會意一部之中亦不皆轉注也蓋轉注者不外  
取同類之意附注其形如謂公立部首以制轉注之字則惑矣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今長是也。文字之出，後於音聲。凡事物未制字者，先有聲矣。借同音之字以彰之，使讀者如聞其語。雖不制字，其效則同。故假借者，單純形聲也。假借之義，或與本義相關。漢制縣有令長，不別制字。借號令之令生長之長為之。又如來瑞麥也。瑞麥如天所來，故以為行來之來。韋相背也。皮革柔軟，因謂皮為韋。其借義即本義所引伸。然壹壺之壹，借為專壹，漸易之易，借為難易。不關於本義者，其例尤繆。蓋文字孳乳轉注，兼形聲，本抵後出，至於干支四方之名，六七八九百千萬億之數，朕我爾汝之稱，國邑之號，諸助之詞，用象形指事會意，終不得成文。其他亦有艱於造字者，所以無本字而每用假借也。又有方音

譌變不能復用本字則假借以興如凸為胸之本字見<sub>四</sub>𠂇音轉如鷹則  
借雍隼字為之膺受之膺金文皆作雍久音轉如舊則借舊鶠字為  
之久古音起與舊雙聲或先用假借而本字後出諸彝器多以佳為唯以才為在  
以白為伯以中為仲以且為祖者其始必未有本字及舊貨既成則雖  
有後出本字或尚以借字並行或改用本字而古書不可復變學者  
每以假借者有本字而輒借用他字或以經典通假與六書假借判  
為二事其謬由此而生也夫說文一書多取後世文字古書傳寫各有  
沿襲故不能盡合說文而朱氏駁聲著書凡經典所用假借悉於  
說文求其本字苟有本字何須假借斯其蔽矣至於既有本字而偶  
用假借者則流俗之陋不盡根柢六書雖重器高文時亦不免此弊

如邾公華鐘以媚壽為眉壽陳侯因宵敷以聳嘗為聳嘗其本字之先出固甚明也然經傳所用有本字之假借充塞簡編者亦別有故借義或為常語則本義反為所奪而假他字為本義如以又為再而左右之又借右助字為之以己為我而紀識之已借綱紀字為之是也古文尚簡而隸體貴密故形簡不便隸書者或借用繁重之字如借左為𠂇借氣為气借仁為人借前為𠂇是也字體譌謠世人莫知其由或誤為假借如無本訓為繁蕪古文作𦵹叔家或作𦵹<sub>籀</sub>作𦵹<sub>伊</sub><sub>籀</sub>則形與廉近洪範庶草蕕蕪遂謠為廉此世俗所謂假借而實非假借也又有舍常用之借字而借用他字者世俗或誤為者特所借之字不同耳又烝民乃粒似半借粒為立然乃立之立與坐立之立異義實亦無本字也要之有本字不得借用他字其

理易明、不窮乎此則言假借者類於譎張而使學者滋惑宋儒病之悉依所借之字傳會立說則古經多失其解矣

許氏敍說文述字體嬗變之原視漢世謂倉頡盡造天下之書者其識誠以超絕矣顧其說解字形不能盡厭人意推其所欲尚有數端夫制作文字非能口講而傳之注說以出之故其眇合六書必使理解昭著否則其字將不為人所識而無由流傳至今也許君說字或斷以名理而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无通於元虛无道也亥从二人一人男一人女也或雜以陰陽而云陰變於六正於八則六从火入八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則咸从火戌幾不辨為何語不知覽者何自而明又如說禿字从禾則謂倉頡見先人伏禾中因出

制字利字从禾晉字从日引易利者義之和也及明出地上晉以實之皆其意不顯者也巫从竹象兩袖舞形不从丂象鳥飛上翔不下來之形哭之从火為弑省監之从血為衄省耿之从火為炷省此其形不顯者也字體改變其大者至於奇詭莫辨其細者豈能無豪末之殊諸彝器所見異文多矣詩書乃以一畫小異而謂火為古文大亦為籀文大卽為古文西卽為籀文西諸彝器允字作𠩺作𠩠麦字作𠩠作𠩠凡字作𠩠作𠩠而志與憂憇與憂許書強析為二以愛為行兒以憂為和之行皆經訓所未聞象形字詰詰翻反本無二致諸彝器之反文可證也而別稱倒口為三合見𠩠反人為相𠩠艮字人之宀轉為符節見人至於時俗異文有增益轉

注形聲以為或體者其在金文則如或之作國兒之作狴許書乃多  
所別異如臘與鬱同為毛髮永與義皆訓水長而不以為同字類  
皆求密而反疏也造字之初於躡迄取象其後則亦任臆成形故繁複  
之字其偏旁不必皆成獨體如燕从火而象尾果从田而象實兒从臼  
而象頭偏旁之與獨體有迥殊者矣而多剖析偏旁附以音義鬼  
頭為臼彖頭為乚羊角為犮甚至點引鈞識皆名以文字既不見  
於他書實亦無所用之而豈之从曲段之从声許亦不能憲釐為正  
字也又有因說解難通而輒更故訓叟从田則訓為治稼之進義从  
我則訓為巴之威儀魯但為鈍以从臼而謂之鈍詞顯但為明以从  
貞而謂之頭明飾難之从鳥私穆之从未不得其說而以難為鳥名